

驻村书记磨坏 29 条轮胎的“老伙计”成了展品

本报记者黄浩铭、王悦阳

在广西脱贫攻坚成就展上，一辆银灰色的小汽车停靠在碎石铺成的展台上，车旁堆放着几摞破损的轮胎。

这辆汽车的主人——曾任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八好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韦德王，无意地凝视着曾经的“老战友、老伙计”，驻村3年的一幕幕涌上心头。2018年4月，韦德王赴八好村任驻村第一书记，2021年5月离任。3年来，他和他那摞破损的轮胎共同推动了这个“极贫角落”的脱贫。

29条坏轮胎

大化瑶族自治县曾是广西深度贫困县之一，缺土、缺水，石山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90%，“千山万弄行路难，云梯架在绝壁上”曾是当地的真实写照。而板升乡八好村，就深藏在连绵石山的深处。这里土壤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群众世世代代在“碗一块、瓢一块”的山窝石缝中种玉米。

2018年4月的一天，新任八好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韦德王开着自己的小汽车从县城出发，经过近5个小时的颠簸后，来到了八好村村委会所在地。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八好村的艰苦程度还是远远超乎这个在大石山区里长大的壮族汉子的梦想。

当时通到八好村的路只修到村委会所在地，全村23个屯还有16个没有通公路。村委会不通水、不通电话线，也没有手机信号。为找到手机信号，方便和外界联系，韦德王只好借住在离村委会几里路外的一户村民家中，平日里喝的是储存在水柜里的雨水。

驻村才1个多月，韦德王就磨坏了第一条轮胎。他开着车沿着崎岖的砂石路走访贫困户，一路尘土飞扬，车辆随着路上大小不一的石块上下颠簸。半路上，沾满砂石的轮胎被冒尖的石头划破了一道口子，还没回到村委，一条轮胎就漏了气。韦德王当时有些不知所措，“之前换胎都是直接寄送修理厂的，那次我只能摸索着自己换。”第一次在路上换胎，他用了两个小时。

八好村的“八好”，是当地瑶语“爬要”的谐音，意指当地村民出门靠爬坡。“出门靠走、通讯靠吼、运输不是马驮就是背篓”曾是八好村村民们生活的常态。地处广西大石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让八好村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94.5%。

“当时很多公路没有修通，每次下屯要先开到车辆无法通过的地方，然后再步行到屯里。”韦德王回忆道。在石漠化山区的小路上，高低不平的黑色石块盘踞其中，需要一边爬坡一边保持平衡。韦德王说，从村委到村里最远的一个屯，步行要近4个小时。



八好村弄豪屯的砂石路刚刚修通，碎石多、路况差，驻村第一书记韦德王驾车下屯途中，经常要下车将大石块搬走（2019年12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有路的地方，车也一样难走。爬几个坡，车辆就熄火；打滑磕到锋利的石头，轮胎就罢工。为了节约下屯路上的时间，施工队刚开辟出一段砂石路，他就把车开到路的尽头，然后步行。在这种路上开车，如果遇到陡坡，需要提前关闭空调，然后挂低挡猛踩油门进行“冲坡”，砂石与轮胎摩擦和碎石敲击车身发出巨大的响声，回荡在山谷之中。

在八好村层叠蜿蜒的山路中，韦德王开着他的灰色小汽车穿行了3年，走了7万多公里路，换了29条轮胎。

韦德王的这辆汽车载着他走访过每一个贫困户，也帮忙运输过修路的物资、建房的材料，破损的轮胎随着他驾驶的公里数不断增加，而他的换胎技术也日益娴熟。“换第29个轮胎的时候，我只用了15分钟。”韦德王有些骄傲。

韦德王也经历过在黑夜里换胎。有一次在给群众运送应急物资的途中，天已经全黑，他和同事缓慢小心地行驶，却还是磕到了路上的石头。经验已经十分丰富的韦德王意识到，轮胎漏气了。没有路灯，月亮也躲在乌云里，同事的手机电量成了唯一的光源。韦德王在微弱的光线下找轮胎支撑点、架起千斤顶、再换上备胎。“那个时候因为太暗看不清楚，换胎的每个动作都比平时艰难。”韦德王回忆道。

时过境迁，在广西脱贫攻坚成就展上，韦德王再一次与曾风雨相伴的“老伙计”相遇。他感慨万千：“看到它就想起以前的艰难岁月。”

修路，曾是韦德王和同事们面前的一大难

题。修路的过程中，韦德王要开着这辆车一遍遍往返于各村屯之间协调人员、设备、物资、水源等。遇到土地纠纷、群众观念陈旧等阻碍时，韦德王要一次次登门做思想工作。

但是最难的，还是来自大自然的挑战。

大石山连绵起伏，在仅能容纳几人的山顶上修路，两边都是几百米深的悬崖。这很考验施工队的技术，更考验他们的胆量。韦德王回忆，因为开路太难，施工老板屡次打退堂鼓。“有一条通屯路虽然只有2公里左右，但是真正修好花了近3年的时间。”韦德王说，“只是为这一条路，我的车就报废了6条轮胎。”

修路要经过山顶，无法依靠挖掘机开路，爆破又可能形成新的悬崖，只能用钩机和人工开凿交替进行。于是，人工取代了部分机械，村民们也加入修路的队伍。有的村民身强力壮，跟着拿起了电钻、扛起了锄头；有的村民所能及地帮忙抬设备、搅拌水泥砂石；还有的村民带来茶水和瓜果做好后勤保障……一条条盘绕在悬崖峭壁间的公路，在干部群众热火朝天的协作中被修通。

如今，八好村的23个屯全部通路，村民们实现了“屯屯通公路”的梦想，“肩挑背驮”的生活方式彻底成为历史。

“一个都不能少”

韦德王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3年八

好村的变化。“刚来的几个月很想哭，但是知道哭也解决不了问题。”韦德王回忆道。当时全村有300多户还没有脱贫，村民们居住的还是木瓦房，它们零星散落在大石山里的各个角落。

一本100页的《八好村脱贫攻坚图册》记录下这个村庄曾经的贫穷，图片上清晰标注着全村437户的位置、村民的信息和扶贫的资料。韦德王的那本图册，封面已经脱落，边角已经磨损、卷边。书页被频繁翻动着，八好村也随之巨变。

“制作这本图册很不容易，”韦德王说，“地图上必须出现全村所有的农户，一个都不能少。”为了这本“一个都不能少”的图册，韦德王费尽了心思。

没有无人机、请不起专业团队，韦德王就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去拍照记录。白天上山拍照，晚上加班加点制作图片。在阳光与灯火交错的日日夜夜，韦德王与贫困赛跑。“2019年1月，这本图册终于制作完成，整整跑了半年的时间。”韦德王回忆道。

有了这本图册，韦德王心里更有底了。如今，图册上的一个个木瓦房已经被水泥房取代。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阶段，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要求2020年5月底完成八好村危房改造和家庭水柜建设。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八好村原本的计划，为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八好村需在两个月内完成127户危房改造和148座家庭水柜的建设。

韦德王在一天里要开着车往返村屯好几次，“那时候压力说不出的大，施工条件差、材料缺口大，每个问题都很急迫。”

为解决建房材料短缺的问题，韦德王想了很多办法。从县城运输材料，但是尚未修通的道路满足不了；就地建砖厂，却没有充足的水源；大量爆破开凿大山，当地的电力水力又跟不上……最后，他和村干部们决定向其他乡镇借运输队搬运建材。“当时我们每天出动20多辆运输车，大家都很拼，不分白天黑夜地调用原材料。”八好村的夜晚，被这些运输车照得灯火通明。

紧要关头又遇暴雨，一段新修的通屯路被冲垮。于是，韦德王带领着村里的党员干部群众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砖一瓦地徒步搬运。各级挂点干部、驻村队员、村“两委”干部等组成党员突击队，和从外乡镇聘请的临时施工队同时进驻八好村。铁锤声、电钻声、车辆鸣笛等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一首雄心征服崇山峻岭的交响曲。

2020年6月中旬，八好村完成了全部危房改造和家庭水柜建设任务。2020年11月，八好村正式退出贫困村序列。

“八好更好”

2020年10月，在八好村“千羊万鸡”产业分红大会上，韦德王问村民们：“现在你们觉得‘八好’好不好？”台下的村民们用掌声热切回应着他。在这场大会上，村民们第一次领到了分红，拿到了入股“千羊万鸡”产业的分成。

路修通了，水引来了，危房改造即将完工，韦德王筹划起村里的产业。从初建到分红，半年时间里，“千羊万鸡”养殖场里的羊从1000头增加到2000多头，300多户村民分红19.5万元，集体经济实现了从0到11万元的跨越。

村民蒙英张一家8口住在近180平方米的水泥房中，干净的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汨汨流出。新家宽敞明亮，让人难以想象两年前他住的老房子还没有通电，还得依靠煤油灯照明。“之前住在山里独门独户的木瓦房，因为离山泉水近，挑水还算方便，但是现在在自己家里就有源源不断的自来水了！”蒙英张说。

研下屯脱贫户罗桂英的新家坐落在公路旁边，门口的硬化路一直延伸到山下，两层水泥房紧紧倚靠着背后的山体，仿佛是大山的延伸。这间100多平方米的房子，罗桂英一家建了3年。他们自己动手，用钩机开凿公路旁的大山，用一块块石头和砖头垒新房、砌水柜。经年累月中，一座两层火柴盒状的水泥房在大山和公路之间拔地而起。韦德王说：“我很佩服他们家，不等、不要、不靠，在政策的支持和村干部们的协调下，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

在八好村，每家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脱贫故事。木瓦房变成了砖房，屯级路从只有一条变成了“每一条”，贫困户的医疗报销有保障，每家每户的家庭水柜旁还有从红水河引来的自来水。八好村支书蒙任光说，没有脱贫攻坚就没有八好村的现在。

原来一直陪伴韦德王的小汽车进了展览馆后，他又买了一辆同款汽车。开着车行驶在绵延曲折的盘山路上，硬化路不会再像过去走砂石路那样留下车辙。但是过去3年脱贫攻坚路上的那一条条车辙，却烙在了韦德王心中。

今年5月结束驻村工作的韦德王，有时候会去展览馆看看他那个满是风霜的“老战友”。他饱含深情地说：“是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才有了八好村的今天。也是因为有了全国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驻村队员，才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拖着伤腿，山村“义剪师”停不下来的“义剪路”

本报记者刘翔霄、柴婷、原勋

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多年来带着一把小推剪，凭借一副热心肠，走进山西省阳城县大山深处，为山区留守老人和儿童义务理发。

她叫栗红连，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1990年，一场车祸让她的腿部落下残疾，但她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凭借手艺开启了理发店。一次偶然机会，她萌生了为老人义务理发的想法。此后，她拖着一条“病”腿，定期走进阳城县的多个村庄，为老人们义务理发。

东哄哄村、西哄哄村、佛堂沟村、人参埌村……那一个个在地图上费劲才能找到的小村庄，对她而言，就像回家一样熟悉。

凌晨5点的“义剪路”

上午，栗红连打算先去两个偏远村，再去一处养老院，路程不近，一早便要启程。车驶出阳城县城时，记者看表，还差几分钟到5点。循着弯弯绕绕的盘山路，车跑得飞快，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几辆车。

新修的公路节省了不少时间。7点不到，我们到达了阳城县最偏远的一个村——董封乡人参埌村。山高路远，对村里老人们来说，有些看似平常的事就变得不方便，比如理发。

片刻，一位、两位……三四十位老人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村委会。有人已经在村委会的空地上依次排队，栗红连和一同前来的另外3名义工便开始忙活了。一个小时下来，手里一直没有放下小推剪的栗红连额头已经开始冒汗。

理完发，老人们觉得轻松了许多，相继打开话匣子。张振学、赵尚锁等老人说，前些年栗红连没来的时候，头发长了，大家就互相拿着剃刀“瞎弄弄”。“理成啥算啥，哪还能讲究呢？”76岁的史琴赛说，村里老人理发就靠栗红连，隔些天不见，大家就盼着她来。“理一个发就是几分钟的事，但她能常年不间断地来，挺不容易。”

人参埌村支书王新锋告诉记者，老人们一开始不敢轻信，哪有剃头不要钱的？一度认为栗



在阳城县人参埌村，栗红连（右）入户给山里的老人理发（7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柴婷摄

故一同袭来，让她一度失去了人生信心。

考虑到理发店暂时不能再开了，她就在学校对面卖起了冰棍。之前在学校理发时，遇上家境贫寒的学生，她常给“免单”，这一无意之举种下了爱的种子。

“当时一根冰棍是5分钱，学生们跑过来，给我放下1块钱、5毛钱，冰棍也不拿就跑了。当时孩子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三五块钱。”腿脚不便的栗红连，起身撵也撵不上。望着学生们跑开的背影，栗红连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件事给了栗红连极大的信心和勇气。“连孩子们都有这种善心，知道帮助人，我也有了重新开始的念头。”

白天，栗红连不好意思当着很多人的面锻炼，到了晚上，她就一个人拄着双拐在打麦场锻炼。有一次，她试着放了一根拐，又慢慢放了另一根拐，结果脚下踩到了一块小石头，一下子摔倒，在地上躺了足足十几分钟。身边没有别人，她只好爬到墙角，扶着墙才慢慢站

起来。就这样，她的腿伤慢慢恢复，逐渐把两根拐杖都扔了。

腿伤恢复以后，她踏上了为山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义务理发的路。

几年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栗红连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匆忙赶路时，又遭遇了第二次车祸。这一次，一辆载着十几人的大型农用车把她撞飞了，车祸直接导致她的伤腿再次骨折。

在医院里，她专门给子女交代，不要找人家麻烦。本需要长期住院的她，却对农用车司机说：“我住得起，你们住不起”。3天后，她就从医院回到了家。听说栗红连没有要赔偿款，农用车车主所在的凤城镇老赵庄村不少人都跑来看望她。

受伤后的腿不能打弯，栗红连就在家里扶着两张床慢慢下蹲，进行康复锻炼。80度、90度……就这样慢慢蹲下去。一年多后，她从不能正常行走，到又能骑车了。

2008年，第三次车祸不期而遇。

这一回，一辆酒驾的摩托车把她“从路这边撞到了路那边”。车祸导致她40天不能下地行走，还折了4根脚趾头。肇事者是一名20出头的年轻人，他的母亲卧病在床，他的父亲跑来医院看望栗红连时，栗红连注意到，这个老人穿的袜子都是露脚后跟的。她拉住肇事年轻人的手嘱咐他：“这是撞到阿姨腿了，要是把阿姨头撞坏了，破了相，可怎么赔？以后骑车可慢点。”话音刚落，小伙子就哭了。

2008年，第三次车祸不期而遇。

阳城县凤城敬老院院长卫小路、副院长原真荣等人告诉记者，2012年6月，栗红连带着人来敬老院义剪，他们原以为这是搞个活动就不来了，没想到此后义剪每个月一次，再没间断过。“栗大姐一诺千金，是养老院78位老人最欢迎的人之一。”

现在，栗红连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她还在自己的理发店里传授理发手艺，她带过的140个徒弟中近一半都是残疾人。令她欣慰的是，有的徒弟开了店，能凭自己的手艺吃饭。

提起栗红连，45岁的阳城县企业家郑晓东连连竖起了大拇指。他对记者说，出钱简单，做事不易。“一年到头，栗大姐投入的时间、精力不是个小数字。”很多企业都给他们捐衣物、捐工具。

27岁的上官健斐称呼栗红连为“奶奶”。“奶奶”教他怎样做人，教他手艺。他说：“奶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不管对谁，都很包容。”

2019年，栗红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闲不住的栗红连一天到晚不停歇。她有个小本子，专门用来安排下乡日程。她说：“助人很幸福，黄金都买不到。”

她重新站了起来

栗红连的腿伤，还要从30多年前说起。

1990年，在阳城一所中学开理发店的栗红连遭遇车祸，拄上了双拐。病痛折磨、家庭变

愿做一个会发光的人

在阳城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栗红连的感染，加入了为山村老人义剪的队伍。

48岁的义工陈四平以前跑出租，跟着栗红连下乡次数多了，深受感染，后来主动请缨给她当“司机”，还学会了理发。他告诉记者，义剪出发通常都很早，到了秋冬时节，山里经常会大雾天，能见度很低，可能就几米。冬天下了雪，原本一两个小时的路程需要跑好几个小时，十几公里长的坡稍有点雪就上不去，随时要防止侧翻，有几次眼看着有车栽进沟